

旧夢

文學研究會叢書

舊夢

劉大白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Old Dream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印 證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學研究會叢書 舊 夢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劉 大

白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河南路北首

寶山路

館

總發行所

上 海

棋盤街

中市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館

貴陽	福州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雲南	新嘉坡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張家口					

杭州	濟南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蘭谿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昌	漢口	
安慶	蕪湖						

舊夢卷頭自題

小兒對鏡圍雪，
雪融了，
鏡中的影子也沒了。——
鏡底偶然留了些殘片，
不拘好醜，
一齊流露給人看。

一九二二，八，一〇，大白，在
蕭山。

序

大白先生的舊夢將出版了，輪到我做一篇小序。我恐怕不能做一篇合式的序文，現在只以同里的資格來講幾句要說的話。

大白先生我不曾會見過，雖然有三四年同住了一個小城裏。但我知道他的家世，知道他的姓名——今昔的姓名，知道他的學業。這些事我固然知之不深，與這詩集又沒有什麼大關係，所以不必絮說，但其中有應當略略注意者，便是他的舊詩文的功夫。民國初年，他在編輯紹興公報，發表許多著作，本地的人大抵都還記得：當時我的投稿裏一篇最得意的古文希臘女詩人（講 Sapho 的

舊夢

文章)，也就登在這個報紙的後身禹域新聞上，過了幾年，大白先生改作新詩，這部舊夢便是結果，雖然他自己說詩裏仍多傳統的氣味，我却覺得並不這樣：據我看來，至少在舊夢這一部分內，他竭力的擺脫舊詩詞的情趣，倘若容我的異說，還似乎擺脫太多，使詩味未免清淡一點，——雖然這或者由於哲理入詩的緣故，現在的新詩人往往喜學做舊體，表示多能，可謂好奇之過，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却不儘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歡樂府調詞曲調的新詩，但是那些圓熟的字句在新詩正是必要，只須適當的運用就好，因為詩並不專重意義，而白話也終是漢語。

我於別的事情都不喜講地方主義，唯獨在藝術上常感到這種區別。大白先生是會稽的平水人，這一件事於我很有一種興味。當初禹域新聞附刊章實齋文集李越縵日記鈔之類，隨後訂爲「禹域叢書」，我是愛讀者之一，而且自己也竭力收羅清朝越中文人的著作，這種癖性直到現在還存留着。現在固未必執守鄉曲之見去做批評，但覺得風土的力在文藝上是極重大的，所以終於時常想到，幼時到過平水，詳細的情形已經記不起了，只是那大溪的印象還隱約的留在腦裏。我想起蘭亭鑑湖射的平水木柵那些地方的景色，彷彿覺得朦朧地聚合起來，變成一幅「混合照相」似的，各個人都

從那裏可以看出一點形似。我們不必一定在材料上有明顯的鄉土的色彩，只要不鑽入那一派的籬笆裏去，任其自然長發，便會到恰好的地步，成為有個性的著作，不過我們這時代的人，因為對於褊隘的國家主義的反動，大抵養成一種「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態度，容易減少鄉土的氣味，這雖是不得已却也是覺得可惜的。我仍然不願取消世界民的態度，但覺得因此更須感到地方民的資格，因為這二者本是相關的，正如我們因是個人，所以是「人類一分子」(Homarars)一般。我輕蔑那些傳統的愛國的假文學，然而對於鄉土藝術很是愛重：我相信強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學的一個重大

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衝突，合能和諧的全體，這是「世界的」文學的價值，否則是「拔起了的樹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還將枯槁了。我常懷着這種私見去看詩文，知道的因風土以考察著作，不知道的就著作以推想風土，雖然倘若固執成見，過事穿鑿，當然也有弊病，但我覺得有相當的意義。大白先生的鄉土是我所知道的，這是使我對於他的詩集特別感到興趣的一種原因。

我不能說大白先生的詩裏有多大的鄉土趣味，這是我要請他諒的。我希望他能在舊夢更多的寫出他真的今昔的夢影，更明白的寫出平水的山光，白馬湖的水色，以

舊夢

及大路的市聲，這固然只是我個人的要求，不能算作什麼的，——而且我們誰又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呢，我們生在這個好而又壞的時代，得以自由的創作，却反因為傳統的壓力太重，以致有非連著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所以我們向來的詩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因反抗國家主義遂併減少鄉土色彩，因反抗古文遂併少用文言的字句，這都如昨日的夢一般，還明明白白留在我的腦裏，——留在自己的文字上，

以上所說並不是對於大白先生的詩的批評，只是我看了舊夢這一部分而引起的感想罷了。讀者如想看批評，我想最好去看那卷首的一

篇『自記』，——雖然不免有好些自謙的話：因為我想，著者自己的話總要比別人的更為可信。

一九二三，四月八日，周作人
在北京。

序

大白這部詩集，本來早就可以出版了；去年三月間，他容納了朋友們底催促把各詩稿彙集了之後，便由杭州封寄給我。來信說因為相知較深的緣故，要我代他，將有十分不滿意之處的幾首刪了，又轉託友人怡怡先生畫了封面在上海付印。我於轉託一層便應允了，而且怡怡先生也應允了；對於刪詩的一層，我却不敢從命。後來經他懇切要求，總算勉強應允了他，但反覆看了許久，也只替他刪去了一首。他覺得不滿意，這又從新取去，自己大加刪削，又添了些新作的，結果便成了這一部舊夢。

在這舊夢（包含附錄）裏被寫出的，彷彿也有我底夢，也有別的朋友底夢，或者也有大白和我以及其餘朋友彼此織就的夢。而且說不定，一部分還是你我人們共通的夢。一團夢影，今已歷歷聚在眼前；與大白曾會識或不曾會識的朋友，都可親自移情鑒賞，這已不消我多所稱述了。我今所要，爲不曾會識的朋友們稱述的，是大白底性情。我嘗說：大白底人是外冷內熱的人，詩也是外冷內熱的詩。我雖然曾被大白說是多情多感的人，而其實他自己，恰正是多情多感的人。外冷內熱，多情多感，這就是我心中眼中的大白。我心眼中的大白，能够在有憎惡時，便不掩飾地表出憎惡，在有憤怒時便

舊 夢

不掩飾地表出憤怒；在有悲哀，有喜悅，有希望等等時，這也並不誇張地表出這等。我知道他，在心中也曾深想絕滅了憎惡憤怒等情感，在筆上却不曾絲毫掩飾過這一等。而他底不事掩飾寫出來的詩文之間，據我所感得，正如毫不掩飾地做出來的行爲之間，始終有所謂愛的精神貫穿着。他底憎惡，只是對於愛不得處的憎惡，憤怒之類也只是對於愛不得處的憤怒。他從不曾對於他以外的任何整個而憎惡而憤怒。而與這同時，他也似乎並不會對於任何的整個而喜悅而愛重。因為他於可喜悅可愛重的是，常希冀更可喜悅的更可愛重的。爲了他，是這樣，所以表面上，便不免對於朋友乃至對於

他自己，時常有所謂譴責和檢束，而成了我所謂外冷；然而他底內心，却對於即使曾經陷害他的，也常有愛惜的心情，流露在不知不覺之間，這裏便又成了我這所謂內熱。我底心中，於今依然覺得，大白底人，是這樣外冷內熱的人，詩也這樣外冷內熱的詩。

我今更要，爲不曾會識大白的朋友們稱述的，是大白這幾年擺脫因襲的努力。他於藝術生活實生活，都覺得常有因襲的重擔壓着他；他覺得儘力地掙扎，有時還不免被壓住了，動彈不得。所以他最憎恨自己因襲的經歷，嘗把彼比之猛獸，嘗對我嘆息於擺脫不能盡淨。說，「你要向前，因襲却要你朝後。」即於這詩集，

舊夢

他自己最感着不滿足的，也在這一點。而他底詛咒一切舊有的不良，據我所知道也便是從這一點出發。他在這一點上，有驚人的膽量，兼有驚人的毅力和能力。他曾因不肯炫示舊藏的緣故，至於被人說爲『一知半解』了，他也安然受辱。又曾被人在故鄉排擠得一時窮無去路，而又委婉誘向迷陣，他仍坦然耐苦，趕走個底前途。他這種努力，在我們故鄉間，已經收獲了不少的好結果了。而在這詩集裏，便是他從『舊夢以外』產出了『舊夢』的原動力。

以上兩點是我深信大白是如此，而且以爲或者可以幫助不曾會讀他的朋友們，更容易理解他詩文底一貫精神的，所以我就乘這出版的

機會在此說出。至於他藝術手腕的如何，朋友們已可移情鑒賞，更不消我多所稱述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三日，陳望道在上海。